

小说连载 荒凉

越走越荒凉

◎嘎子

我朝平房走去，很快就看见了达瓦拉姆与另一个我不认识的男人在阳光下，他们指着一群叽叽喳喳的小鸡又说又笑。我站在他们面前时，达瓦拉姆才抬起头，对我很冷淡地笑了一下，很不自然。

她说：“你回来了。”

我眯着眼，抵挡着越来越强烈的阳光的直射，想说的话全咽进了肚里。

她说：“你看你看，我们喂的小鸡可不可爱？”

她说：“我们”二字让我很不舒服。我苦笑了一声，说：“是可爱。”

我看看那男人，黑红粗糙的脸，说明他是本地人，年龄不小了。头发是卷曲的，很好看地卷成波浪，在阳光下闪着黑油油的光。他朝我咧嘴一笑，脸上的皱纹很深很柔和。

达瓦拉姆介绍说：“明卡嘉措老师，从甘孜师范调来的。曾经在这一带当过知青。”

我同他握手，心里很冷。他脸上还是笑，说：“你是从省城插队下来的吧？达瓦拉姆说过你。”

达瓦拉姆说：“嘉措老师很有才华，笛子吹得好极了。等一下，让你欣赏一下我的琴伴奏他的笛子，简直美妙极了。”

我说：“我现在口渴死了，想喝点热茶。”

“来来来，”嘉措老师拉着我说：“去我家喝茶，我刚打了一大桶酥油茶。”

他的屋子很简陋，却很干净。茶桌书桌都擦得发亮。我注意到墙上贴了一幅水墨山水。那个年代，很少有人画这种黑山黑水了，这幅画却画得很传神。高大威风的雪山由大团的水淋漓的墨汁衬托，山下点点牛群，飘着炊烟的帐篷，冲进风雪中的牧羊狗。我细细地看着，说：“你画的？”

达瓦拉姆抢着说：“嘉措老师只几笔就画出了，我看着他画的。”她眼里闪烁着对这个成熟、漂亮男人的崇拜。

嘉措笑了笑，说：“我在寨子里看了你画的壁画，那才是真正的好画。”

我没开腔。她同嘉措老师嘻嘻哈哈说着什么，我一句也没听懂。我默默的灌茶，想压住内心不断上涌的难受的滋味。我第一次品尝那种滋味，那是一个男人对另一个男人的妒忌，两个男人之间还站着一个可爱的女人。

他也看出了我的难受，说：“怎么？我的茶不好喝？”

我苦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我很累了，想回去休息。”

他哈哈一笑，说：“累了，就睡在我的铺上。不用客气，达瓦拉姆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。”他与达瓦拉姆相视一笑，我看出了那目光中的异样。

我说什么都得走了。

达瓦拉姆站起来送我，我们默默无言地到了校门口，她才低声说：“嘉措格刚死了妻子，他还要供养两个孩子。”

我说：“他的负担真重。”

达瓦拉姆沉默了一会儿，才说：“我想帮助他。”

我轻声一笑，说：“你就帮他吧。”

她说：“你不生气？我看得出来，你很生气。”

我真想哈哈大笑。不过，我十七岁的心还是伤透了，我真想找地方大哭一场。不过，此时我得平静，像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似的对她说：

“随你的吧。你想帮助别人，我生什么气？”

“我想嫁给他呢？”

我没回答了。我怎么说呢？那可是我第一次爱上了的女人呀。我很痛苦地笑了一声，说：“我想回家睡一觉，头痛得厉害。”

上课的铃声响了起来，她说：“该我上算数课了。”

我没理睬她，把很冷的背脊对着她，走出了校门，走向寂静的田野。

她在我的背后喊：“什么时候，一定来学校，听我和嘉措格合奏北京的金山上！”

仓史嘉措的歌

好几天，我都像生了场大病似的，浑身无力，脑袋里空荡荡的，什么事都不敢想。每天出工收工，我都要朝小学的方向望，我盼着从学校门前弯弯曲曲伸过来的小路上，能有达瓦拉姆轻快得像在舞蹈的身影。

路上只有几个放学或上学的小学生，蹦蹦跳跳突然冲进金黄色的麦浪，突然又穿出来，身上似乎也染了层金黄色。

我的心里却是一片阴暗。

回到冷冰冰的屋子，甲嘎似乎也在故意冷落我，埋头喝茶吃东西，或躺在铺上把一支纸烟抽得雪亮。他不与我说话，问他舒适什么，他冷冷地盯我一眼，又回头吸烟，喷出满屋辛辣的烟雾。

就是二十多年后的今天，我也难以说清理在心中的那种酸苦的感觉。第一次品尝到那种感觉时，真的有些茫然不知所措。我真想找信得过的朋友好好地倾诉。那一天，我距离十七岁还有十多天，我的生日是六月五日，刚过儿童节不久。我小的时候就感谢母亲把我生到个好日子，儿童节还在回味，生日蛋糕又吃开了。

我在喝加了碱的又苦又涩的浓茶时，对甲嘎说：“读中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念念不忘的女同学？”

甲嘎冷笑了一声，没回答。他在吸烟时，我还是看出了写在他脸上的心中的秘密。他盯着烟雾袅袅的烟头，眼睛痴痴的，脸上有温柔的笑纹。他肯定想起了同样温柔的往事。

我说：“读初三时，我的班上转来了一位女孩子。个子不高，人很瘦，脸却白净得像刚从桶里倒出的酸奶子。同学们都叫她‘白骨精’，她也不生气。”（未完待续）

故乡的玉米花花

◎杨全富

在农村老家过年，那一道道美食，可谓是千姿百态。煮腊肉、蒸馒头、爆玉米花、喂酒……食材多种多样，其制作方法也各不相同。那一道道散发着田园气息和家乡风味的美食，让年味更加的浓郁、更加的喜庆。解了游子的乡愁，也让故乡人对家乡有了刻骨铭心的依恋。

在众多美食之中，我独爱母亲炒制的玉米花。小时候，一到年关，母亲总会让远在乡镇教书的父亲回家时带一点河谷里的沙子，以备炒玉米花之用。

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，每周都要回两三次家。回来时，大半都会背着一个黄布挎包，包里总会揣回一些美食，以解我和几个弟弟望眼欲穿盼望美食之心。夜晚，我们就围坐在火塘边，等待父亲从包里掏出“酥心糖”、“米花糖”等食物。当花花绿绿的包装纸连同糖果呈现在我们面前时，我们迫不及待地等待这些糖果塞进嘴里。也许是我们吃得太快的缘故，母亲总会在我们面前演示吃糖果的样子。她告诉我们，米花糖应该细细的嚼碎，而水果糖则需要慢慢的吮吸，这样才更有味道。于是，火塘边只剩下我们剥糖果皮的沙沙声及咀嚼糖果时发出的细微声响。每一个人都眯缝着眼，陶醉在糖果的香甜之中。

对于玉米花的记忆，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，一是合作社时期，每一年里，有专门的电影队到村寨里将爱国影片送到家门口。在放映前，村寨里的人们都会自发的煮一些食物，用大盆盛着，趁还没有放映之机，一手端着盆，一手拿着铁勺。走到每一个人的面前，舀上一大勺，倒在大家的手心里。这些食物以自己土地里生产出来的粮食为主，其中豆类食物最多。人们将这些豆煮熟之后，浇上一瓢油，再撒上稍许的辣椒面、花椒面和盐，别具风味。在散发的众多食物中，我最心仪的要数那些白花花玉米花，也是一人一勺。一时间，到处传来人们咬碎玉米花时所发出的沙沙声。另一个记忆来自于母亲，每隔一段时期，母亲为了犒劳我们，总会在夜幕降临之前在锅里炒上一大盆玉米花花，放在我们的面前，任由我们大口地解馋。

玉米花花的制作需要讲究火候，在炒制玉米花之前，母亲总会让我们走到田地里，将矗立在地角的玉米杆抱回家里，堆放在灶门前备用。母亲将悬挂在房檐上的苞谷取下来，用手使劲的揉搓苞谷，一颗颗干透了的玉米粒便掉落在箩筐里。不一会儿，箩筐里就装满了玉米粒。为了去除玉米粒中的麸皮等杂质，母亲将箩筐端到高楼顶，将箩筐高高的扬起，让玉米粒徐徐倒进盆里。那些玉米麸皮，在风力的作用下，纷纷扬扬的吹散在空中。不一会儿，玉米粒中的杂质便被完全清除。

“烧火！”随着母亲的一声号令，我们将玉米杆丢进灶房，熊熊火焰腾地烧起，舔舐着锅底。母亲往锅里倒进一些父亲运回的细沙，待这些细沙有了一定的温度后，再将玉米粒倒进锅里。母亲提着一个木制的锅铲，不断的将玉米粒和细沙翻炒着。不一会儿，锅里便传来哗哗啦啦的声响。一股白烟在铁锅上方弥漫开来，玉米

花的香弥漫开来。铁锅中，金灿灿的玉米粒转眼间变成法似的幻化成一朵朵美丽芬芳的小白花。有时候，一些玉米粒在热力的烘烤下，忽然爆裂，跳出了锅外，掉落在灶台旁。我们连忙将这些玉米花捡起来，吹上一口气，迫不及待地丢进嘴里，轻轻咬碎后，用舌尖不断的摩挲，品嚼着其中的香甜。刹那间，一股香气便在唇齿之间弥漫开来，欢乐的笑声顿时在灶间响起。

春节即将临近，为了制作玉米粘粘糖，母亲要炒上一整天的玉米花。铁锅内，玉米花不断的爆裂开来，母亲则需要快速的翻炒，以免玉米花被炒糊。在炒制的过程中，不是所有的玉米粒都会成为玉米花，一些玉米粒直至炒熟时，依然保持原样，我们把这样的玉米粒称为哑籽，也说它们是闷葫芦。当母亲将一盆盆玉米粒炒成玉米花后，放在锅庄房前晾晒。母亲将铁锅清洗干净后，舀几瓢水在锅里，待水烧开后，倒入几块红糖。待红糖充分溶解在锅里后，母亲将玉米花倒进锅里，用筷子不断的翻动，使得玉米花上沾满红糖汁水。最后，母亲将这些玉米花倒在茶盘里，用铲子将其压平整，等待其自然晾干。第二天早晨，那些玉米花便粘在了一起，母亲用菜刀将玉米花切成小块，装进背篓里，一道玉米花粘粘糖便大功告成。年夜饭后，这些玉米花粘粘糖就成了我们的点心。在昏暗的油灯下，我们一边围着火塘取暖，一边吃着这道乡间美食，其乐无穷。

这几年来，在春节前夕，我提早规划好了回老家的行程。然而，每每临近春节，一些琐碎的小事却在这时聚拢来，使我不得不一次次改变行程。去年，我和妻子商议，不管有什么事，我们都一定要回一趟老家。就这样，我们终于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。在大姐家中，我又一次品尝到了故乡玉米花的味道。我伸出手抓了一把玉米花塞进嘴里，当玉米花在我唇齿间咬碎的那一刹那，童年的一切美好回忆忽然间从心底深处喷薄而出，荡漾开来。

站在老宅的楼顶，放眼望去。在我的视野里，老家门前的那两棵杏树依然茁壮。而曾经瘦弱的姐姐，早已发福，双鬓之间已显银丝点点，容颜也苍老了许多，却多了母亲的影子。

明代诗人写下“东入吴门十万家，家家爆谷卜年华。就锅排下黄金粟，转手翻成白玉花。”诗句里生动的描述了爆米花时的场景。而今，爆米花不再用铁锅炒制，这种古老的技艺随着科技水平的发展离我们渐行渐远。一些用来爆米花的机器应运而生。舀上一大瓢玉米粒，装进机器里，按下按钮，不一会儿，雪白的玉米花就像瀑布似的，从机器的另一端流出。那些“哑”的玉米粒，在机器的烘烤之下，也不再“哑”了。

虽然，这种从机器里爆出的玉米花如朵朵盛开的花朵，味道依然香甜可口，不过，对于一个怀旧的人而言，我还是喜欢童年记忆深处母亲从铁锅里炒出的玉米花味道。这记忆就像是一张无形的网，将我笼罩其间。因为它后面，有着我对过去的太多念想。

扫一扫
更精彩

康巴传媒



甘孜发布